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一

宋 謝維新 撰

性行門

讒毀

事理發揮 讒毀小人之所為也其禍常加於君子世無明智之君鮮能不為所惑者彼其所以為是讒毀之言者以忠為佞指正為邪乘間以投之浸潤以入之人主一不致其察則小者擯斥大者誅戮而善類空矣故舜之聖讒說禹之慮巧言湯之懼匪彝武王之戒比德良有以也

事類異言 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左丈十八年

邇言 舜好問而好察｜｜記中庸

巧言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令色孔壬書

浮言 汝曷弗告朕胥動以｜｜恐沈于衆書

流言 管叔及其羣弟乃｜｜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書金縢

聽讒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焉詩

懼讒 采葛｜｜也詩

鬼蜮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作是詩以絕之○為｜為｜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詩

貝錦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萋兮斐兮成是｜｜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詩

如或醻 君子信讒｜｜｜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詩小弁

出自口 蛇蛇碩言｜｜｜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巧言

無得踰焉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一

宋 謝維新 撰

性行門

讒毀

事理發揮 讒毀小人之所為也其禍常加於君子世無明智之君鮮能不為所惑者彼其所以為是讒毀之言者以忠為佞指正為邪乘間以投之浸潤以入之人主一不致其察則小者擠斥大者誅戮而善類空矣故舜之聖讒說禹之慮巧言湯之懼匪彝武王之戒比德良有以也

事類異言少皡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丨丨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左文十八年邇言舜好問而好察丨丨記中庸巧言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丨丨令色孔壬書浮言汝昌弗告朕胥動以丨丨恐沈于衆書流言管叔及其羣弟乃丨丨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書金縢聽讒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丨丨焉詩懼讒采葛丨丨也詩鬼蜮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作是詩以絕之○為丨為丨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詩貝錦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萋兮斐兮成是丨丨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詩如或醻君子信讒丨丨丨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詩小弁出自口蛇蛇碩言丨丨丨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巧言無得踰焉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

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丨丨而丨丨語

止或尼之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行或使之丨丨丨丨行止非人之所能為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吾不遇哉孟子

浸潤膚受子張問明子曰丨丨之譖丨丨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語

讒諂面諛夫茍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丨丨丨丨之人至矣與丨丨丨丨丨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孟

譖二公子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諸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

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遂縊姬遂｜｜｜｜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左傳四年

譖諸鄭伯齊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左傳五年

每一出令屈原楚同姓為懷王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平史原傳

然三遺矢趙王思復用廉頗而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使使者視頗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毀之使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與臣坐頃之｜｜｜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本傳

毀惡蒙氏趙高親近日夜｜｜｜｜求其罪過舉劾之蒙恬傳

謀害賈生絳灌東陽侯馮

欲之屬丨丨之乃短丨丨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賈誼傳

嫉惡鄒陽

鄒陽介於公孫詭羊勝之間勝等嫉陽惡之梁王孝王怒下之吏本傳

廷毀絳侯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為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云云丞相如有驕主色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絳侯望盎曰吾與而兄善令兒廷毀我盎遂不謝袁盎傳

奏言望之

蕭望之與史高弘恭石顯忤上初即位謹讓重改作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權擅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上不省為下獄可其奏本傳

誣譖張猛

石顯丨丨丨丨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摘要劉向傳

會變行譖

樊豐丨丨太史言星逆丨丨遂共丨楊震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因飲酖卒後震傳

希旨虛誣

順帝時諸除官多不以次及李

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丨望冀丨遂共作飛章丨丨固罪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後坐策免後李固傳

誣告李膺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遂教弟子殺人河南尹李膺督促收捕竟案殺之初成交通宦官帝亦頗信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丨丨膺等養太學遊士交接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獄遂起後黨錮傳

誣殺杜喬李固見廢羣臣側足而立唯杜喬正色無所回撓及清河王蒜事起為冀所誣死獄中杜喬傳

阿黨親戚左右有毀魏徵丨丨丨丨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唐魏徵傳

當輔少主劉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征遼東還遂良即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丨丨丨丨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問狀洎引馬周為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劉洎傳

因譖李充陸贄既罷

相裴延齡｜｜｜｜張滂李銛黨於贄失勢怨望陰擠
動搖衆心四月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等皆貶長史

裴度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之詔度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並通監德
宗紀

譖出崔羣
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同
平章事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乃
譖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賜不時得
軍欲為亂鎛密言於上曰邊賜如舊人情怨如此由羣
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上以為
然出羣為湖南觀察使唐憲宗紀

譖貶僧孺
李德裕怨
牛僧孺李
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
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
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又求與從諫交通書皆
自焚毀上大怒三貶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通
監

趙玭訴趙普
本朝太祖開寶四年前右監門衛將軍
｜｜既勒歸私第不勝忿恚一日伺趙

普入朝馬前斥普短上聞之召玭及普於便殿而質其事玭大言詆普販木規利聯巨筏至京師治第故玭以為言上怒欲逐普詔問王溥溥附閤門使奏云玭誣罔大臣上意頓解反詰責玭命武士撾之御史鞫於殿廷普力營救上乃特寬其罰長編

德超誣曹彬

彬丨丨丨丨事成期得樞使及副使大失望一日詬王顯曰我度上無執守為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怒德超除名流瓊州長編

蒙正不自辨

呂丨丨初相時倉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賕乃蒙正未第時匄索於紳不能如意致其罪耳上即命復紳官蒙正終不丨丨未幾罷相會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乃黜之於是蒙正復相上謂曰張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長編

公著未嘗辨

呂正獻公丨丨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丨丨丨也少時書於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家塾記

欽若害寇準

契丹既和上待準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準欽若因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澶淵之舉是盟於城下也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且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由是上顧準稍衰

欽若排安仁

上議立皇后趙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上雖不樂然察其守正不罷也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最為長者｜｜欲｜｜｜乃譽之曰撫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

欽若毀楊億

翰林學士楊億以疾求解退職闕

屈原離騷經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蘺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擥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其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別離兮傷靈

修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惏兮憑不猒乎求索羌内恕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云云楚辭

賈誼弔湘賦

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烏虖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

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訊曰已矣國其莫余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本傳

詩集

衆女妬 二桃殺三士詎假劍如霜｜｜｜蛾眉雙花竟春芳魏姝信鄭袖掩袂對懷王一惑巧言子朱顏成死傷行將泣團扇戚戚愁人腸李懼讒

羣兒愚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

丨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韓調張籍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二

宋 謝維新 撰

事為門

迎候

事理發揮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人道不交而萬事不成禮之於賓主也不往不來而交際之道乖矣其何以厚親戚其何以接賓朋又何以事師長哉故於其始至也則有迎候之禮然其交也必以道其接也必以禮斯可以無愧矣苟徇利而不徇義任勢而不任理則屠沽流耳妾婦輩耳於迎候何取

焉

事類迎客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丨丨禮

肅客 主人丨丨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犒從者 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丨丨丨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襄二十三年

輅眇者 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丨丨丨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穀梁成公元年

迎其家 莊子曰陽子居西遊

於秦過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丨丨丨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言其尊形自異故避之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矜夸故也

迎於衆

魏公子信陵君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故久立語微察公子顏色愈和乃就車酒酣侯生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公子自丨丨丨人廣坐之中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市中人皆以嬴為小人以公子為長者也侯生因進朱亥曰屠者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史記

延上坐

酈食其沛公畧地至高陽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丨丨丨謝之本傳

遣使者

上丨丨丨束帛加壁安車以蒲裹輪

駕駟迎中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中公傳擁篲卻行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迎門｜｜上大驚下扶太公漢高帝紀岸幘坐迎隗囂使馬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後漢馬援傳趨拜送迎韓信傳詳見謁見門出入送迎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開閤延請暴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盛服至門上謁將以下騎｜｜｜｜周亞夫傳負弩前驅漢司馬相如武帝時邛筰君長願為臣妾請吏比南夷上拜相如為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勝之｜｜｜｜本傳詳見後暴公威名注無入我門主父偃為齊相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曰始貧時昆弟不我內夫｜｜｜｜蜀人以為寵大書其門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填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偃之門

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漢鄭當時傳

梁松來候 馬援嘗有疾｜｜｜｜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本傳

薛勤來候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閒處一室庭宇蕪穢父友｜｜｜｜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清世志甚奇之

竹馬來迎 郭伋事見刺史門

導騶出迎 范式為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為新野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道騶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勅縣代嵩嵩以為先傭未竟不肯去華嶠後漢

倒屣出迎 蔡邕見王粲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迎之後漢

屣履出迎 皇甫規歸安定白王符在門規素聞

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先是雁門太守至規不禮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乘輿出迎**李膺有疾不通容唯陳仲引來｜｜｜｜之青瑣**躡履起迎**暴勝之事見慕名門暴公威名注**每候賈謐**石崇與潘岳謟事賈謐｜｜其出輒望塵雅拜本傳**令候陶潛**陶潛字元亮刺史王弘每｜人｜之本傳**遣衛逢迎**康居太子欲降漢｜｜司馬｜｜段會宗傳**悉軍迎迋**回鶻入朝王鍔｜｜｜｜注迋于放反迎也唐王鍔傳**少游偃蹇**竇參按江淮獄揚州節度使陳｜｜｜不郊迎遣軍吏致問參厲辭誚責少遊懟往謁參參不顧即去**裴皞耿介**桑維翰亦｜｜之門生嘗謁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答曰皞見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皞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重其｜｜郡國閑談**具舟以候**陳璀遷責

以米自天台歸通州道由會稽時王豊甫仲蕤為越帥具舟檝為禮候公於郊因共載歸府舍越人聞公赴府會競來觀瞻比肩輿歸館道路遮擁幾不可行為人欽重如此遺事

出郊而候

陳瓘從居山陽經由江都時淮帥毛友達或疑其為蔡黨勸公晦跡而過公曰吾無私憾於蔡氏蔡氏之人豈無是非之公乎乃先遣書遺之毛報書加禮有公立朝行已之道願望見而不可得之語即出郊候公語頗輸誠公亦待之無間同上

輕輿以迓

寇準得罪南行嶠南山水峻絕馬不能進郡縣官有伐竹為｜｜｜｜準者準謝曰吾罪人騎馬足矣冒炎瘴捫險阻日行百里左右為之泣行準昂然無隕獲容其度量過人如此旌忠碑

陶潛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

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云云

韓愈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帥如至四府必使其佐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於郊

韓愈送李端公序

元年春今相國李公藩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劉濟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帕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及館又如是卒不得辭云云今李公既朝夕左右端公歲時來壽其親端公李益也宰相擇之子登進士第幽州劉濟辟為從事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

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詩集不出客至從嗔｜｜迎杜

寡將踈慵｜｜迎柳

出郭至家父老喜｜壺漿迎坡

夾道昔年結客曾遊處今見焚香｜｜迎歐又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張復之自成都名還華山寄陳希夷

諸將列道左旌旗｜｜｜馬前弓劍六蕃迎歐

鄉老邀世人無往復｜｜有｜迎坡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二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三

宋 謝維新 撰

事為門

餞送

事理發揮 於其將行也則有餞送之禮然餞人以物不若餞人以文送人以酒不若送人以言蓋物之意有盡而文之意無盡酒之味有窮而言之味無窮也自非仁人君子愛人以德者何足與語此

事類 犯軷 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禮夏官 舍軷 祖而｜｜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

道也左行神黄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為||也祖祭因饗飲也漢臨江王傳

祖神共工氏曰修好遠遊祀以為||漢以午日祖前或傳餞于禰泉水衛女思歸也云云出

宿于泲飲||||女有行遠父母兄弟詩子送于野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

子于歸遠||||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詩餞于屠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注祖將去

而犯軷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馬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韓奕餞于郊鄭六卿|

宣子||昭十六||淇之上桑中刺奔也云云送我乎|||矣詩渭之陽渭陽康公念母

也云云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念母之不見也詩送人以言孔子適周

見老子辭去老子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聰明深察而近於死

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不可以有已為人臣者不可以有已史記

行遠以贐孟子曰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公孫丑下

漸離擊筑荆軻將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二十餘人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

荆軻和歌為濮上聲士皆流涕春秋後語

商陵鼓琴｜｜牧子娶妻無子父母欲改娶妻聞夜起悲嘯牧子援琴鼓之痛恩愛以永離歎別鶴以舒情蔡邕琴操

攜手河梁李陵為將失利降匈奴別蘇武詩曰｜｜上｜｜｜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晨風鳴北林耀耀東南飛浮雲日千里安知客心悲

祖道東門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與兄子受字公子並為師傅宣帝時上疏乞骸骨皆文選

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設｜｜供張｜都｜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道路

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本傳

送不出郭

陳蕃為豫章太守性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丨丨丨者丨丨丨

送到前亭

王奐為漢陽太守范丹於道候別之奐曰可共到前亭宿息以敘分隅詡詠後漢書

送祜出界

郭奕字大業為野王令羊祜嘗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丨丨丨數百里坐此免官晉史

送人作郡

羅友答桓溫曰旦出門逢一鬼大揶揄云我祇見汝丨丨丨丨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世說

傾朝送別

宋何尚之字彥德為吏部郎告休定省丨丨丨丨其父叔度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

賦詩祖道

張東之授襄州刺史中宗為丨丨丨丨丨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

送不越閫

齊沈覬不尚浮華從叔勃仕宋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覬不至其門勃就之覬丨迎丨丨丨勃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也

送不出

門 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之官有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迎｜｜｜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柳豈中古之人情非吾心所安也

非關彥德 見前傾朝送別注

不負臨賀 唐楊憑為京兆尹御史中丞李夷簡劾之貶臨賀尉獨所善客徐晦至藍田慰餞權德輿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耶有如公異時為姦邪譖斥又可爾乎夷簡聞之表為御史曰君｜｜｜楊｜｜｜肯負國乎

百官班餞 李光顏復還忠武宰相｜｜｜｜帝御通化門臨送

羣公追餞 柳宗元送苑論登第歸序｜｜｜｜於灞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

南京送別 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后山時為徐州教授告徐守孫覺願往見而覺不之許乃託疾謁告來｜｜｜｜同舟東下至宿而歸後為劉安世所彈

岐州告別 萊公在岐張忠定在

蜀還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談叢

李太白餞二翁尋桃源序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為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陵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則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苑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歸來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柳子厚送

薛存義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不作其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馬子才送陳自然西上序

朔風驚沙枯稍號寒子行亦良苦聞之京師曰米如買珠薪如束桂膏肉如玉酒樓如登天驟雨至矣黑潦滿道則馬如游龍清霜激風客衣無襦抱膝而苦調則火如紅金子之

遊京師所以待此具者其挾幾何豈子之家位高金多父母兄弟渠渠欵欵厚撫以遣子乎曰無有也豈子之鄰里鄉黨相恱以義出門辭東家而西家待贐矣寧有是乎曰無有也豈子之昵親狹友入室握手說無說有把酒相別飲酬氣張有解劒而指廪者乎見吳志魯肅傳曰無有也然則子之此遊挾何術而往曰吾視囊中不見乎有物視吾胸中耿耿者尚在也以吾之耿耿者遊天地間庶幾必有合乎予聞其言而壯之曰今入適百里必宿舂而漸乃敢出門戶見莊子逍遙篇今子有數千里之役徒手以往浩然無憂予因讜怪子矣果如子言予來春於江南林石之下聞北方有熖熖者必子也夫

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禽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

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餓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載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切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

心於文字之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詩集追餞　傾城遠｜送｜我千里道孫子荆征西詩　開餞　二天｜寵馬爛生光杜｜五　祖帳　六樂陳廣坐｜｜揚春風絶明遠　清歌　鳴笛急吹催落日｜｜緩送感行人韓　祖道　衣冠列｜｜劉長卿　連歌　日色促歸人｜｜倒芳樽李白　出苦語　臨分｜｜子書之翁坡　願到吾廬　惟應故山夢隨子｜｜｜坡　無故人　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王維陽關三疊　獨歸人　如何風雪裏送｜｜｜坡　更南尋禹穴｜｜

||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杜若見孟公||||投轄飲莫忘衝雪送君時坡早寄

千詩南雁正北來|||首|山谷莫愛一醉青燈白酒留故人||||至曉角山谷曉

日都門||||颷旆旌晚風鐃吹入三城知公再為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程伯淳送呂晦叔赴

河陽今日都門二龍閒卧洛波清||||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程伯淳送

司馬君實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三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四

宋 謝維新 撰

事為門

慕名 附 辭名

事理發揮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四十五十無聞斯亦不足畏也已然則名者士君子之所尚也然名者實之賔也名不副其實古之人深恥之是以名下無虚士而大名之下難居日中而必昃月盈而必虧功成而身退是亦天之道也

事類山仰高丨丨止景行行止詩車舝 圭如如丨丨璋令聞令望詩卷阿 譽處是以

有丨丨兮蓼蕭 譽髦丨丨斯士棫樸 景行丨丨先哲孝經序 廣譽令聞丨丨施於身所以不

願人之文繡也孟 貴名君子務積於身則丨丨起之如日月荀儒效 德輿令名丨丨之丨左宣

公器名丨丨也不可多取莊子 學孔乃所願則丨丨子孟 希顏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丨丨之

人亦顏之徒也楊學行 邯鄲步壽陵餘子學行於丨丨也失其故行匍匐而歸荀 西施顰

師金曰丨丨病心而丨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

妻子而去之莊子 慕相如司馬相如丨丨藺丨丨之為人更名相如漢本傳 放屈平賈誼既適

長沙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云云因以自喻賈誼傳 季布一諾曹丘生曰楚諺曰得

黄金百斤不如｜｜｜｜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

暴公威名 暴勝之為直指使素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劔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詞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之以刑施之以恩然後立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敬納其戒

講聞高誼 ｜｜｜｜之日久矣漢武制策

竊高下風 行鄗陽書｜｜｜｜之

不見黃生 黃憲字叔度同郡陳蕃周舉謂曰時月之間｜｜｜｜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得御李君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荀爽嘗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矣其見慕如此

登李膺門 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為林宗巾 郭林

宗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一角以｜｜｜｜其見慕如此

曹劉沈謝 徐陵多忘人多怨之曰若｜｜｜｜輩暗中摸索亦合認得南史

陳華趙孔 陳橋李弼謂陳登曰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元方凡弟淵源玉潔有禮有法吾敬｜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元達博聞强記奇材卓犖吾敬｜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餘子瑣瑣焉足録所敬如此何驕之有呂布傳

齋酒致邀 陶潛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常往廬山弘令潛故人寵通之齋酒於半道邀之及至欣然共飲

若水歸海 劉豫州士慕仰｜｜｜｜通監漢獻帝紀

披雲覩天 衛瓘見樂廣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霧而｜青｜也

掩鼻效詠 謝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掩鼻以效之

荀鶴大才 晉荀鳴鶴陸士

龍二人未相識因會張華華以其並｜｜謂曰今日相見可勿作常語陸舉首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張曰荀何遲荀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今乃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一坐撫掌

宋纖遠操 ｜｜有｜｜不與世交馬岌高尚之士具威儀造焉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龍也

周顗雅望 ｜｜以｜｜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

願出其門 韓愈上宰相書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

欲出其門 柳子厚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令｜｜下交口稱譽之墓志

草木知名 德宗徙張萬福為豫州刺史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亦｜｜爾威｜後復賜舊名本傳

文章齊名 王勃與楊盈川盧照鄰駱賓王皆以｜｜

丨丨天下稱王楊盧駱盈川嘗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泰山北斗 自韓愈没其言盛行學者仰之如丨丨丨丨本贊

景星鳳凰 韓愈與李渤書朝廷之士引領東望若丨丨丨丨之始見爭先覩之為快

想聞風采 政自已出天下丨其丨丨丨霍光傳

定無虛士 間立本見張孫縣舊畫曰名下丨丨丨國史察異

之先生廬 本朝邵康節居洛士人之道洛者有不入公府而必丨丨丨之

丨鐫元祐碑 常安民長安當立石召常安民者刋之安民辭曰元祐大臣如司馬光者天下謂之正直今謂之姦邪安民不忍丨也府官欲罪之安民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字於碑後世并以安民為罪也

婦孺知名 司馬公光上疏論新法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司馬公而丨人丨子丨其為君實也行狀坡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

司馬

宮禁知名 王樞密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德初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太后笑曰是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歸田錄

不如聞名 見面｜｜｜｜傳燈錄

退誇於人 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以為榮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庇門下之名歐集

辭名以緜上田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云云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晉侯求之不獲｜｜｜而為之｜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左僖二十年

表

會稽山 范蠡與勾踐既滅吳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為書辭王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君辱於會稽

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乘舟浮海終不反勾踐｜｜｜｜為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鴟夷子皮耕於海畔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金齊人聞其賢以為相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間行以去止於陶云云

隱身遯命　後漢姜肱字伯淮桓帝嘗徵不至中常侍曹節專執朝事徵為太守私告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今政在一豎夫何為哉乃｜｜｜｜｜遠浮江海賣卜給食本傳

賣藥避名　後漢韓康字伯休｜｜｜長安市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我何用藥為逸民傳

恐名太盛　王儉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此兒不患無名政｜｜｜｜耳

盛名難居　唐名儒多

言房琯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琯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之下為｜｜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本贊

名者公器 白居易云古人云｜｜｜｜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況詩人命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已

名者美器 陳摶隱華山幼時戲渭水一青衣媼抱置懷中乳之曰令汝更無嗜慾聰悟過人先生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古今｜｜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敗之放晚節侈飾過度營産滿雍鎬間遂喪清節玉壺清話

不為人識 蘇軾曰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

自喜漸丨丨丨丨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謂庶幾免矣東坡回李端叔書

李白與韓荊州書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即其人焉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白謨猷籌畫安能盡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以紙墨兼人書之然後退歸閒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

韓愈著王仲舒碑　仲舒字弘中少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為交貞元初射

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後入閤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編約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負勢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夔又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為忝謀得五品服放蹟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為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絶火延隄松江路害絶阻滯秋夏賦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為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

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韓丈

詩集仰貽回 所恨不見之猶女丨丨丨李白 齊嶺岑 誰能丨丨丨揖君山嶽德孟 見

顏色 落月滿屋梁猶疑丨丨丨杜 想風采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寤寐丨丨丨於今已三年云云嶷嶷桂林伯矯矯義勇身生平所未識待我逾交親韓退之贈元十八協律

未識面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豈丨丨丨王翰願卜隣杜 畫開顏 清如冰玉重如山百辟巖趨禮絶攀強虜外聞須破膽平人長說丨丨丨朝廷有道青春好公館無私白日閒致却垂衣更何事幾多詩句詠闕閱辭能 傳語元龍 丨丨丨丨要相識江湖春動有來鴻陳后山 敬為南豐

向來一瓣香丨丨曾丨丨丨同上

辭名不用 漸喜交游絕幽居||名杜 何須 ||身後千載名李 休占 直以疎慵招物議|將文字|時名 苦藏 ||難沒是詩名坡 寧要 白頭|復|時名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五

宋 謝維新 撰

事爲門

行旅

事理發揮 在途曰旅孟子曰天下之旅皆悦而願出於其途此行旅之謂也然吾不知其所以若是然者將以爲己乎抑以爲人乎將以爲利乎抑以爲義乎窮不失義則得己分之宜達不離道則亦不失斯民之望此孟子之所以語句踐以遊者也一或反是則瑣瑣之旅取災之道也焚次之旅雖正亦

羇也以居則不得其所安以行則無所容於人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祇自困耳

事類寄旅　旅瑣瑣注瑣瑣細小也最處下極｜｜不得所安而為厮賤之役所取致災旅卦　即次旅｜｜懷其資得僮僕貞同上　無所容　旅而｜｜｜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序卦　得所入　旅而無所容以巽則｜｜｜也上文注｜　迷途莫問　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無所問｜蹤大隗至人也莊子　思人滋深　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徑踉位其空閒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乎有昆弟親戚謦欬於其側者乎莊子　重趼不息　士成綺見老子百舍｜｜胝而｜敢｜莊天道　傾蓋而

語孔子之郯遭程子於途丨丨丨丨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家語

裹糧而行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丨餱丨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孟子

夜衣而行師尚父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容寢處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丨丨丨丨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史記

貸錢為資蘇秦之燕丨百丨丨丨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本傳

餽金為贐陳臻問孟子曰前日於齊丨兼丨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云云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孟子

躡蹻擔簦

虞卿||||説趙王注簦笠有柄者
趙
負笈追師蘇秦||||千里
思歸不忘漢書韓王信報柴將軍曰僕之||如痿人||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
微行不内漢武帝嘗至柏谷夜投亭宿亭長不内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劔羣聚夜行動衆此不欲爲盜則淫耳上黙然不應因乞漿飲翁曰吾止有溺無漿也有頃還内上使人覘之見翁方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劔令主人嫗出安過客嫗歸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乃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不如因禮之其夫曰此易與耳鳴鼓會衆討此羣盜何憂不尅嫗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圖也翁從之時上從者十餘人既聞其謀皆懼勸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禍不如且止以安之有頃嫗出謂上曰諸公子不聞主人翁言乎此翁好飲酒狂悖不足計也今日具令公子安眠無他嫗因還内時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諸少年皆醉嫗出謝客殺

雞作食平明上去是日還宫乃名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十斤其夫為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漢武故事

棄繻入關終軍事見後集奉使門注

隨牒遠方康衡曰但以無階朝廷故｜｜在｜｜注謂隨補選之常牒不被超擢也

宿處輒掃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也

古冢寄宿陸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見草中有火光於是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少年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里至故人家云此數里中無人居却尋昨宿處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本傳

窮途即哭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屋直甚少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性儉恡嘗宿客舍｜錢｜｜｜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

斗酒獨酌馬周留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卿耶三輔决録

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 寄食於人 杜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云云嘗丨丨丨丨本傳

蘇老泉送石昌言北使序 昌言舉進士時吾數歲未學也

憶與羣兒戲先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余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數十首昌言甚喜稱吾晚學無師雖曰無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及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為

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劔槊相磨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能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或至於震懼失辭以為夷狄笑烏乎何不思甚也昔奉春君使冒頓士馬皆伏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此為贈

馬子才贈蓋邦式子長遊

予友蓋邦式嘗為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竊有志於斯文也子其為說以贈我予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在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可怪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此文矣子長生平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

陂彭蠡之豬混太虛呼吸萬竅而不見畍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疑之芊緜巫山之嵯峩陽臺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煴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沉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進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鬼功西使巴蜀跨劒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絶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覩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況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没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予謂欲學子長之為文先學其遊可也不知學遊以采奇而欲操筆弄墨紉

綴腐熟者乃其常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絕蹤詭觀何以異於昔子果能為我遊者乎吾欲觀子矣醉把盃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子長乎子長畏子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詩集行重行 行｜行｜｜行古詩 **山更山** 藁砧今何在｜上｜安何時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古詩 **萬里眼** 相看｜｜｜｜別五飛螢杜 **一百年身** 長為萬里客有愧｜｜｜杜 **殘盃冷炙** ｜｜與｜｜｜到處潛悲辛杜 **殘茶冷酒** 旋䐗鞭手凍枯鬢羅鄰朝遊九城陌

肥馬香車欺殺客暮宿五侯門｜｜｜｜｜愁殺人李白 **思鄉萬里** 簾幙瀟瀟竹院深客懷孤寂伴

燈吟無端一夜空階兩滴破
｜｜｜｜心張復之秋兩
別家三日
年少鬢鬚雪欲
侵｜｜｜｜幾
般心朝隨賈客憂風色夜逐漁翁宿葦林秋水鷺飛紅
蓼晚暮山猿叫白雲深重陽酒熟茱萸紫却向江頭倚
棹吟杜荀
鶴舟行
千里萬里
十年五年岐路中｜｜｜｜西復
東疋馬愁衝晚村雪孤舟悶阻春
江風達士由來知道在昔賢何必笑途窮
閒烹蘆笋炊菰米會向漁鄉作醉翁鄭谷
千村萬落
水
自
瀰淺日自斜盡無雞犬有鳴鴉｜｜｜｜
如寒食不見人煙空見花韓偓尤溪道中
晨起動征鐸
｜｜｜｜｜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
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鳧雁滿迴塘溫庭
筠早
行
晚憩下肩𢱢
早起上肩𢱢一盃平旦醉｜｜｜｜
｜一覺殘春睡身不經營物心不思
量事但恐綺與紈只如
吾氣味白居易途中
家是去年絕
一望一蒼然蕭驛
起暮天遠山横落

日歸鳥度平川｜｜｜｜｜月當今夜圓漁翁似相伴徹曉葦叢邊杜荀鶴秋江晚泊

書動經年絶　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故園｜｜｜｜｜華髮春惟兩鬢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崔塗

歸期未有期　君問｜｜｜｜｜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李義山

長程復短程　終日｜｜｜｜｜一山行盡一山青路傍君子莫相笑天上日來有客星羅鄴行次

并州是故鄉　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賈島渡桑乾

春色負歸期　花開只恐看來遲及到愁如未看時家在楚鄉身在蜀一年｜｜｜｜｜羅鄴看花

瘦馬齧殘芻　寒林殘日欲棲烏壁裏青燈乍有無小雨愔愔人假寐臥聽｜｜｜｜｜晁端友宿濟州西門外旅館

匹馬愁衝雪　見前注

林烏反哺兒從師學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日日倚門人不見看盡｜｜｜｜｜黄山谷歎乃歌

歸夢常苦短三更｜｜｜｜｜一寸客心無奈多愁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屢彥歌黄山谷

生計竟何如北去南來無定居此生｜｜｜｜｜酷憐一覺平明睡長被雞聲惡破除羅隱早發

遠客歸去來八月更漏長愁人起常早閉門寂無事滿地生秋草昨宵西窻夢先入荊南道｜｜｜｜｜在家貧亦好戎昱長安秋夕

離家歸未得湘東行人長歎息十年｜｜｜｜｜弊裘羸馬苦難行僮僕盡飢少筋力君不見牀頭黄金盡壯士無顏色龍蟠泥中未有雲不能生彼昇天翼張籍行路難

客興謂已旦｜｜｜｜｜出視見落月瘦馬入荒陂霜花重如雪海風吹萬里兩耳凍幾脫歲晏已苦寒近北尤凜冽況當清曉行遡此原野闊笠飛帶繞頭指強不得結農家煙火微炙手粗可熱豈能

透我留而就苟且活仰頭視四宇夜氣亦漸豁苦心待正晝白日想不缺孔文仲早行

遠遊何所至

舉坐且停酒聽我歌遠遊｜｜｜｜尺尺視九州九州何茫茫環海以為疆上有孤鳳翔下有神駒驤孰能不憚遠為我遊其方為子陳尊酒擊鋏歌慨慷送子臨大路寒日為無光悲風來遠壑執手空徊徨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憂傷東征憂暘谷西遊畏羊腸南轅犯癘毒北駕風裂裳顧子馳堅車蹤險摧其剛峩峩既不支瑣瑣誰能當朝登南極道莫宿臨太行睥睨即萬里超忽凌八荒無為蹩躠者終日守空堂朱元晦

夢破欲啓行

中秋夜宿辟邪市詰朝早起曉星已上日欲出而月未落光景萬變蓋天下奇觀也作羲和誰以紀之遠遊十九歲作

○羲和｜｜｜｜｜紫金畢逋啼一聲聲從天上落人世千村萬落雞爭鳴素娥西征未歸去簸弄銀盤浣風露一丸玉彈東飛來打落桂林雪毛兔誰將紅錦幕半

天赤光絳氣貫山川須臾却駕丹砂轂推上寒空輾蒼
玉詩翁已行十里强羲和早起道無雙楊廷秀羲和謎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五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六

宋 謝維新 撰

事為門

別離

事理發揮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言其當有四方之志也然親戚故舊臨岐之始於其情也不無所感傷焉此古人之所以重離別也惟夫慷慨丈夫意氣相期仗劔於樽酒之間着鞭於功名之會惟知以懷安敗名為戒夫豈欷歔流涕戀戀作兒女子態耶

事類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詩歌驪駒驪｜｜｜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逸詩送子以言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送人以金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也家語贈子以言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請假於君子｜吾｜｜｜苟大畧贈汝以言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贈以帛乎｜｜｜｜乎對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謹此五者而已矣子路曰願身奉之家語終離羣索居子夏曰吾｜｜而｜亦已久矣禮記登山臨水憭慄兮若遠行｜｜｜｜兮送君歸楚辭厲聲高揖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相

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丈節送行三宿臨別丈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握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而先生｜｜｜｜無乃非親之謂乎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耳今乃知其婦人人生有四方之志豈鹿豕哉而常羣聚乎孔叢子

贈子不拜 陳遵使匈奴過辭於王丹丹謂遵曰俱遭世反覆唯吾二人為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以｜｜遂揖而別遵甚喜東觀漢紀

不見黃生 後漢黃憲字叔度同郡陳蕃周舉相謂曰時月之間｜｜｜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不見季真 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則鄙吝生矣唐賀知章傳

刮目相待 呂蒙曰士別三日當｜｜｜｜吳志

覩物思人 王猛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晉海西公下

數日作惡 謝安嘗謂王羲之曰中年傷於哀樂共親友別輒｜｜｜

丨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常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王羲之傳

今夜誰家 宋選送弟入洛

登舟挂席東下遲凝佇久之語細君曰帆過南浦丨丨清風明月宿水涘丨丨

李陵答書 子卿足下

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慇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幙以禦風雨羶羊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己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

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
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
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攘臂忍辱輒
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
勉異方之樂祗令人悲增忉怛耳嗟呼子卿人之相知
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
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
里之粮帥徒步之師出大漠之外入强胡之域以五千
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卒然猶斬將
搴旗追奔逐北滅迹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
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
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强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
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
以當十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
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
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為

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

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絶域之表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方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夷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絶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

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肩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江淹別賦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濵車逶遲於山側櫂容與而未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卧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層楹之空掩撫錦幙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離一緒事有萬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乃有劒客慙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厠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

肉悲而心死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雁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熅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訣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荆兮增恨惟樽酒兮叙悲值秋雁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瑶草之徒芳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帳含兹明月光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蹔游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

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金閨之諸彦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詎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詩集離居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丨丨憂傷以終老

感別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丨丨經時

起徘徊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丨丨丨行客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在須臾 良時不再至離別丨丨丨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交相踰風波一失路各在一天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李陵贈蘇武別

長相思 攜手上河

梁遊子暮何之徘徊溪路側恨恨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各|||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同前

莫相忘

雙鳬俱北飛一鳬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悢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蘇武別李陵

一長嘆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淚為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歸來死當長相思同前

何足嘆

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間仗劍對樽酒恥為游子顏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所思在功名離別|||陸龜蒙別離

聲無歡

食虀腸亦苦強歌||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有礙非遐方長安大道旁小人智慮險平地生太行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始知君子交久之道益彰君心與我懷離別俱迴遑譬如浸蘖泉流苦日已長忍泣日易衰忍悲形自傷項籍豈非壯賈生豈非良

當其失意時涕泗各滿裳古人勸加飡此飡難自强一
飲九祝噎一嗟十斷腸況是兒女寃寃氣凌彼蒼彼蒼
若有知白日下清霜今朝始驚呼
碧落空茫茫孟郊贈崔純亮別

髪白早

一別一回老
志士｜｜｜

在富易為容居貧難自好況憂損性靈服藥亦枯槁秋
風客子衣落日行遠道君問去何之賤身寧自保孟郊
怨恨

痛銷骨

富別愁在顏貧別｜｜｜懶磨舊銅鏡畏見
新白髮古樹春無花子規啼有血離弦不堪
聽一聽三四裂世途非一險俗慮有千結有客步大方
驅車獨迷轍故人韓與李逸翰雙皎潔哀我摧折歸贈
詞縱横設徐方國東樞元戎天下傑禰生投刺遊王粲
吟詩謁高情無遺照朗抱開曉月有土不埋寃有韜皆
為雪顧為直草木永向君地列顧為古琴瑟永向君聽
發欲識丈夫心曾將寳刀說孟郊長安留別李觀韓愈
因獻張
徐州

酸在肝

食蘗不易食梅難蘗能苦兮梅能酸未
如生別之為難苦在心兮｜｜｜晨雞

載鳴殘月沒征馬重嘶行人出迴看骨肉哭一聲梅酸檗苦甘如蜜黃河水白黃雲秋行人河邊相對愁天寒野曠何處宿棠梨葉戰風颼颼生別離憂從中來無斷絕憂積心勞血氣衰未年三十生白髮白居易生別離

父子離 夫婦死同穴｜｜貧賤｜天下寧有此昔聞今見之母前三子後熟視不得追嗟爾胡不仁使我至於斯有女初束髮已知生離悲枕我不肯起畏我從此辭大兒學語言拜揖未勝衣喚爺我欲去此語那可思小兒襁褓間抱負有母慈汝哭猶在耳我懷人得知陳無已別三子

親戚離 殷浩甥韓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因而泣下

棄我去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青樓珠箔天之涯娟娟嫦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一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

緑綺琴調高絃絶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盧仝有所思

不相從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鍾韓子稍姦黠自慙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駏蛩東野不回頭有如寸莛撞鉅鐘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別離無由逢韓愈醉留東野

酒一盃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杜甫詩

山萬重 白日去難駐故人非舊容今宵一別後何處更相逢過楚水千里到秦｜｜｜話來天未曉月落滿城鐘于武陵

各天一涯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在｜｜｜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

勿復道努力加飡飯古樂府**一日三秋**為別未幾日｜｜如｜｜猶疑望可見日日上高樓唯見分手處白蘋滿芳洲寸心寧死別不忍生離憂趙微明古別離**數聲風笛**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淮上與友人別**一船離恨**東坡長短句云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向西州張文潛詩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王平甫愛而誦之不知其出於此此奪胎換骨法也泊宅編**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湖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濶寒鴉飛去日銜山竇鞏寄南遊弟兒**醉中分袂**蕭颯使王門闌弟蕭某勸酒頻頻謂兒曰｜｜庭｜｜不悲杜送王判官黜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盃**四時不在家**不飲濁水瀾空滯此汴河坐見遶岸水盡為還海波｜｜｜｜｜弊服斷線多遠客獨顛頹春

英各娑娑荒陂遶曲流野桑無直柯但見君子心嘆息終匪他孟郊汴州留别韓愈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七

宋　謝維新　撰

事為門

還歸

事理發揮　還歸可樂之事也故久客之樂不如歸早之樂錦城之樂不如還家之樂葢父母有倚閭之望婦女有幽閨之夢而朋友亦且有抱橋之約昔年之間闊而此時之合并幾載之分離而一旦之檀欒樂乎不樂乎然富貴而歸故鄉邦人且榮之况家人乎茍困躓不偶而後告歸焉則兄弟妻妾曾

不免於竊笑其於里閭之人可知已謂予不信請詳春秋書至之義

事類

言還薄丨丨歸詩出車

言歸言還丨丨詩

遄歸式丨其丨

予還曷月丨丨歸哉揚之水

來自東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云云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丨丨丨零雨其濛詩

來自鎬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丨歸丨丨我行永久

畢禮而歸秦王請以十五城易趙璧秦既得璧無意償趙城藺相如使人懷璧歸趙卒廷見相如丨丨丨丨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拜為上大夫史本傳

大困而歸蘇秦東周雒陽人東師事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丨丨丨丨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史本傳

馬角乃歸燕太子丹為質於秦秦不禮乃求歸秦曰待烏白頭馬生角當放子歸太子仰天哭感得

烏頭白丨丨生秦王大驥丨遣丹丨游歷紀聞

羝乳乃歸 蘇武以中郎將使持節使匈奴單于益驕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後又徙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丨丨丨得丨後又數年匈奴和親漢求武等常惠教漢使者謂單于言漢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單于驚謝隨武還者九人漢本傳

命駕而歸 張翰字季膺吳郡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丨丨丨丨俄而冏敗人謂之見機晉本傳

解印乃歸 陶潛字元亮以親老家貧為鎮軍建威參軍事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種秫穀妻子固請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丨丨去縣丨賦丨去來本傳

角巾還第

有往來者言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徑｜烏衣何所稍嚴

角巾歸里　羊祜與從弟琇曰既定邊事當｜｜東路｜故｜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見本傳

置軟脚局　郭子儀自同州歸詣大臣就宅｜｜｜｜人率三百千

作輭脚會　出有賜曰餞路反有勞曰輭脚楊國忠傳

淵明歸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之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皇皇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東坡黃泥坂詞

出臨皐而丨鶩兮並藂祠而北轉走雪堂之丨陀兮歷丨丨之長丨大江洶以左繚兮渺雲濤之舒卷草木層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蔥蒨余旦往而夕還兮涉徙倚而盤桓雖信美不可居兮苟娛余於一盼余幼好此奇服兮襲前人之詭幻老更變而自哂兮悟驚俗之來患釋寶璐而被繒絮兮雜市人而無辨路悠悠而莫來往兮守一席而窮年時遊步而遠覽兮路窮盡而旋迈朝嬉黃泥

之白雲兮莫宿雪堂之青煙喜魚鳥之莫余猜兮幸樵蘇之我嫚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為茵而塊為枕兮穆華堂之清晏紛墜露之濕衣兮升素月之團團感父老之呼覺兮恐牛羊之予踐於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餞余歸歲既晏兮草木腓歸來歸來兮黃泥不可以久嬉

陳璀和

去來辭

歸去來兮人生之樂無如歸捨軀命而不保茲明哲之所悲悼前言於既往舌駟馬兮馬追持孤願以取戮叢一身之百非心耿耿兮如醉淚浪浪兮霑衣情犬馬兮恩厚命螻蟻兮力微乃瞻帝闕夢馳心奔俯步鶩蹇曾嘶君門筋力已竭皮骨空存煙不染突酒釃空尊縱傷戚之盈抱遺饑渴而違顏先衆餒以獨飽非素懷之所安偶隻影而南鶩度桂嶺之遙關賴皇州之獨照邁義娥而監觀逸二句揩白刃於槁頸察忠精之枅木淵明此句云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息心猿之外遊覓波鏡而不得奚泡像之可求聽自他之可

幻寂閒忙之兩憂吾既知之矣又將以告乎羽儔事海無際身如輕舟葵轉動以傾日狐終盡而首丘首去聲九檀引金百死而不化水萬折而東流荀子宥坐篇審物性之莫奪戒餘習之未休已矣乎岫雲舒卷各有時出者自出留者自留誰能比迹而同之華胥非一途遊寢不可期列子黄帝篇諒饑穰之莫易聊致力於耘耔感子年之昨夢莊子逍遥王篇繼天保而咸詩雖死生之事大矣安之若命復何疑

詩集反柴荊 傚裴｜｜｜｜陶｜ 入桑梓 謝病始告歸依依｜｜｜家人相佇立相候衡門裏時輩今長年成人舊童子上堂嘉慶畢顧與姻親齒論舊忽餘悲自存且相喜田園轉蕪没但有寒泉水衰柳日蕭條秋光清邑里入門乍如客歸騎非便止中

歸舊 飲顧王程離憂從此始王維休假還舊業便使

盧 杜門不欲出久與世情疎以此為長策勸君｜｜｜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

王維送孟六歸襄陽問來人近家心轉切不敢|||獨孤遐且慰意新歸|||生理焉

足說杜北征不是夢去遠即相忘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極不得語淚盡方一哂

了知|||忽忽心未穩陳無己示二子乍歸猶似客馬首曾行處連嘶渡晚河忽驚鄉樹出漸

識路人多細徑穿禾黍頹園壓薜蘿||||||鄰叟亦相過李昌符秋晚歸故居薄宦等飛蓬

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所存舊業唯清白不負明時有朴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

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閒閒鶴髮翁司馬君實歸洛言懷人事半消磨離別家鄉歲月多歸來|

||||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減舊時波黃拱還鄉偶書歸計又蹉跎住山人少說山多空

只年年憶薜蘿不是自心應不信眼前|||||沈存中歸計兒童不相識少小離家老大

回鄉音難改鬢毛鬆｜｜相見｜｜｜却問客從何處來 黃拱

閭里喜我來

曠士愛吾廬遊子悲故鄉慷慨四方志老衰但悲傷虛名自成誤失得畧相當莫年還家樂未覺道路長｜｜｜卜｜車馬塞康莊事前借言色草木亦晶光向來千人聚一老獨徜徉手開南陽阡松柏鬱蒼蒼永願守一丘脫身萬里航平生功名念倒海浣我腸尚恐北山南有文移路傍陳無已還里

合并

事理發揮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甚矣合并之難也一堂魚水千載雲龍君臣之遇合也家庭唯諾詩禮問疇父子之會合也閨門肅睦琴瑟倡隨夫婦之和合也塤篪唱應棣萼輝煌金蘭氣味膠漆情況兄弟朋友之投合也然時與事乖跡多願違每每交相悖而不相值者是豈人情之所不欲哉乃

人道之不能齊也故一日之合并一日之樂也一時之合并一時之樂也一歲之合并一歲之樂也無爭競陵犯之風有雍容輯睦之氣無扞格齟齬之習有樂易愷悌之心易曰勿疑朋盍簪書曰汝有合哉詩曰會弁如星政此謂也然有以仁義而合者有以財利而合者以仁義而合君子之合也以財利而合市井之合也人而不為君子之合而為市井之合安恬而不知怪是誠可鄙耳

事類勿疑 ||朋盍簪注||則朋合簪也易豫卦 適願 邂逅相遇|我|兮詩野有蔓草

班荆而食 楚伍舉將奔晉聲子遇之於鄭郊||相與食而言注布荆坐也左襄二十六 傾蓋而語 孔子之郯遇程子於塗||||終日甚相親家語 何自從兒 商山四皓從太子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各言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逃避我今公|||吾|遊乎云云故臣等來

漢張良傳 與上會留 漢高帝使張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此天以臣授陛下

同上 吾久不見 文帝思賈誼名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梁大傅賈誼傳

公皆安在 主父偃徐樂嚴安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何相見之晚也乃皆拜郎中主父傳

留宿間語 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因｜｜｜｜注間私也鄧禹傳

每接醼語 隗囂使馬援奉書洛陽援至光武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云云及歸囂問援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援傳

恨相得晚 太宗銳於立事馬周所建

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臣間不膠漆而固｜｜｜｜｜宜矣唐史本贊

至即名見玄宗講武新豐帝密召姚崇崇｜帝方獵渭濱｜｜｜帝悅與俱馳逐見本傳

揚州江中崔信明嘗矜其文｜｜錄事參軍鄭世翼遇信明｜｜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本傳

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為問緣何太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李白

叩門大呼張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語曹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守宛丘有被褐騎驢｜｜｜｜曰語尚書青州傅霖閽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亡矣來報子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朱元晦聚星亭

畫屏贊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少載着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一小坐着膝前於時太史奏真人東行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以聚星葢取續陽秋語中更廢壞近始作新適邇敞廳因得相其役事既又為之本原事迹畫着屏上并為之贊以視來者云○猗歟陳子神嶽鍾英丈淵懿範道廣心平危孫污隆卷舒自我是曰庶幾無可不可獻身安衆弔孺全邦炯然方寸秋月寒江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連峯對起麗澤潛滋僾而不見有黯其思薄言造之顧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芻黃犢布幰柴車策紀前衛杖諶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顧謂汝靖往應於門七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而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晨得見清穆命爽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邁乃猷以輔斯世髭髦兩稚亦置膝前源深本

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特謝儔匹晚際國屯敢憚濡迹贅旒之命恃以少延邦朋之最孰與為先郁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歎崇臺回極於以占天猶曰兹野德星萃焉我寓有亭舊業斯號今刺前聞象儀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槩余衷百爾窺臨鏡考毋怠死國承家永奉明戒

詩集會面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翦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丨丨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杜甫贈衛八處士

握手

故人阻千里會面非別期丨丨於此地當歡逅成悲念離究猶昨俄已經於朞疇昔皆少年別來髮如絲不通舊姓名相逢知是誰曩遊盡騫翥與君仍布衣豈曰無其才命理應有時

別路漸欲少不覺生涕淚沈十運贈史修文

識平生

元稹為御史奉使東川於褒城贈黃明府詩其序云昔年曾於解縣飲酒余為觥錄事嘗於竇明府廳有一人至頻犯語令連飛十數觥不勝因逃去醒後問人前虞卿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祐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驛逡巡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髣髴似識問其前銜即曩日逃席黃丞也說向前事黃生憫然而悟因饋酒一樽艤舟請余同載余不欲孤其意與之盡歡偏問褒陽山水則褒氏所奔褒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路次其右感今懷古作贈黃明府詩曰○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積漸｜｜｜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連榻坐無共刺船行酒思涼風亂霜陵拂地平不看深淺酌貪悋古今情迤邐七盤路坡陀數大城花疑褒女笑棧息武侯征一種埋幽石空閒千載名

迭嗟吟

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君頤始生鬚我齒清如水

爾時心氣壯百事謂已能一别詎幾何忽如隅晨興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憎相逢風塵中相視｜｜｜幸同學省官末路再得朋東司絕教授遊宴以爲恒秋漁蔭密樹夜博然燈明雪逕抵樵叟風廊折談僧韓送侯叅謀赴河中幕

恍如夢 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爲韻仍邀同賦云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各漂泊筆硯誰能弄我命不在天羿彀未必中云云廣陵三日飲相對｜｜｜況逢賢主人白酒潑春甕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鬨注劉貢父餘二首不再録坡集

明窗一榻 東坡過泗上喜見張嘉父詩云空翠娛人意自還｜｜｜｜共秋鬨坡集

我輩一樽 又與秦太虛參寥會於松江而關彦長徐安中適至分韻得風字云人笑年來三點慣天教｜｜｜｜同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鬣紅

春風一盃 桃李｜｜｜｜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山谷詩

江山千里｜｜｜｜同上

俱頭白骨肉十
年終眼青同上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八

宋 謝維新 撰

人事門

書問

事理發揮

通諸人之嚞嚞者莫如言傳千里之志志者莫如書雖書亦所以載言也蓋言不能以對面而後託書以傳焉此書問之所不容無也然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君子觀其書可不知其人乎

事類

簡牒｜｜也說文 簡畢｜｜謂之爾雅 書編簡｜｜也釋名 書版牘｜｜也

說文札節||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釋名槧版||長三尺即牘牒也同名斷木||為槧論衡編竹||以||簡寫之尚書序作書伊尹||書太甲上藏書成王有病周公旦自揃其爪以沉於河曰云云乃書而藏之記室蒙恬傳寓書子西子産||於||以告宣子左襄二十四詒書子産鄭人鑄刑書晉叔向使詒子産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云云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左昭六復書叔向見上文起刀筆吏蕭何曹參||秦||||注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本贊奉咫尺書廣武君謂韓信曰君若使一介||||之|史記中涓受書萬石君為||||謂本傳冒頓遺書漢匈奴||||高后時||||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

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報書曰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齒髮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污敝邑無罪宜在見赦

雁足繫帛 蘇武留匈奴十九年昭帝與匈奴和親求武等詭言武死後漢使至常惠夜見教言天子射上林中得丨丨有丨丨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讓單于單于驚謝曰武等實在武等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鹿車載泥 鄧訓故吏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丨丨丨青丨至上谷遺訓東漢記

寄聲謝我 趙廣漢為京兆尹嘗記名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為我多問趙君亭長至廣漢謂曰界上亭長丨丨丨丨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注多問趙君者言殷勤若令人千萬問訊也

藏弃為榮 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丨丨以丨丨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本傳

憑几口占

陳遵為河南太守嘗遣從史西名善書吏於前治私書謝京師親故｜｜｜｜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

賜書手迹 後漢馬融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見｜｜歡喜本傳

數予湯書 漢陳咸滯於郡守時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湯字力得入帝城死不恨本傳

正得祖意 禰衡為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如祖腹中所欲言也

買菜求益 後漢侯霸使西曹侯子道奉報書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之光曰｜｜乎｜｜乎後嚴光傳注

苦掾無書 後漢王良東海人為司空司直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到東海過候良家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人也故來受書妻曰妾是也｜｜｜｜恢歎息去

每得父書 吳顧愷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灑掃整衣服設几案舒書其上

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欲使兒讀**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嗤之曰如是之作｜｜｜孫郎帳下｜｜｜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典畧

不過十字蜀王平為鎮北大將軍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備知大義

賢於十部劉弘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從事晉懷紀

不作草書席豫與兄弟屬書｜｜｜｜三國劉廙曰尊卑有分不敢修草書

不為置郵殷羨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書｜浩傳

竟達空函桓温將以殷浩為尚書令遣書告之浩欣然許焉答書慮有繆誤開閉者十數｜｜｜｜大忤温意由是遂絕

不喜作書嵇康作絕交書曰｜｜｜｜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訓荅則犯教傷

義欲自勉非簡可呼王凌面縛水次遥謂司馬宣王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何敢不至而則不能久乃引軍來乎宣王曰以卿｜折｜｜｜｜故也魏畧

具自申叙殷浩致書於簡小｜文｜｜｜

紙勿報何曾好學博聞武帝拜為太尉性奢侈人以｜｜｜為書𠭊記室｜｜

善效人書魏鍾會與鄧艾平蜀艾先入成都會｜｜｜艾草表白事皆易其言令悖傲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

莫不手答陶侃為荆州遠近書疏｜｜｜｜

善於尺牘徐湛之｜｜｜音詞流暢沈約宋書

用小却字晉人帖中往往｜｜｜｜其意猶言少退也南史宋武帝紀帝疾召太子戒之曰謝誨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小却可以會稽汀州處之

首云死罪閣下諸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人多疑之比見刊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注所撰短啓出於晉宋兵革

之問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王羲之丨丨丨丨違制令故也且啓事論兵皆短而緘貴易於隱藏雜志

應對不廢 劉穆之與朱齡石於齊武帝坐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丨丨丨丨南史

報答皆宜 後周中書監盧柔太祖引為行臺即對掌機密時汝頻之間多義舉來附書翰往返日餘百牒柔隨機丨丨丨合事丨

號郇雲體 唐韋陟常以五采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牋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丨丨公五丨丨

號柳箋子 柳璨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箋奏時譽以其博洽目為丨丨丨

重疊別紙 盧光啓受知於祖庸張濬每致書凡一事別為一紙朝士效之蓋丨丨丨丨自光啓

千里對面 高祖曰若人機識實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丨丨外猶丨丨語房玄齡傳

有古人節 劉晏任權湓炎乃其

墹雖書疏報答未甞輒開時稱｜｜｜｜

得無名書 王鍔節度淮南嘗｜｜｜｜納鞾中俄取他書焚之異日因小罪并以所告窮驗示衆以為神明

目為飛奴 張九齡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上飛往投之｜｜｜｜王仁裕開元遺事

號曰苦海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嗤者即投其中｜｜｜｜｜｜摭言

安事辨證 錢徽為禮部段文昌李紳以書託徽徽不從二人怨奏徽取士以私坐貶江州或勸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勑子弟焚書

求書先容 顧雲大順中同羊昭業等修史時劉子長僕射有清名｜高逢休諫議｜為｜｜雲潜啓閲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云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他龍尾道雲歎息而已摭言

以文求序 杜牧之作李賀集序云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者其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院沈公書一道曰吾

亡友李賀且死丨其丨丨丨

偶得家書 王筠久在沙場一日丨丨丨丨曰抵得萬金耳

祇作報書 李翺答獨孤舍人書所不數附書者性頗慵懶便一切畫斷丨丨丨丨

隴西李稹 李稹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刺史與人書唯稱丨丨丨丨李肇國史補

漢上題衿 段成式與溫庭筠等唱和往來書目之為丨丨丨丨大抵多閨闥中情昵事

政府無書 司馬光薦劉安世充館職謂安世曰光居問足下問訊不絕光居丨丨足下獨丨丨丨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府坐得書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為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丨丨丨丨俱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

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談圃

平日私書

王荊公薦呂惠卿為叅知政事惠卿既得位遂叛荊公出荊公丨丨丨丨有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謂馮公京蓋荊公與馮公皆辛酉生又曰無使上知神宗始不悅荊公矣聞見錄

即投之澗

侍講胡安定公瑗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丨丨丨丨中不復展讀

便擲於地

張丈潛每見親友書無月日丨丨丨丨丨更不復覷

書須先思

本朝滎陽呂公希哲嘗言凡與交遊書開其父祖知名於世者須避其名諱凡作丨丨丨丨及書之於几然後作書文潞公與故舊款接一坐未嘗犯其父祖名諱雜志

書不以聞

方諫議謹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丨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丨丨丨世稱其長者厚德錄

吳質答曹子建書

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

慰喻之綢繆乎曹植答吳季冲書得所來信文采委曲曄若春華瀏若清風周弘讓答王褒書蒼雁賴鯉時流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韓退之答侯喜書欲致一書問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柳宗元答山人書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憑豐隆愬飛廉以寄聲於寥廓邪韓退之答山人書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簡之辭義高遠足下於故舊之道得矣

詩集代兼金愧無雜佩贈良訊｜｜｜陸非尺牘誰謂情可盡盡書｜｜｜謝遠家信歸今朝聽聲喜｜｜｜必應｜梁蕭紀詠書札光開緘｜｜｜｜杜甫抵萬金烽火連三月家書｜｜｜杜直千金相思千萬里一書｜｜｜李寄不達有弟皆羈旅無家問死生

丨書多丨丨况乃未休兵杜泰中寄惟頻丨書丨在丨無恡簡與繒韓八九讀折書丨丨丨淚落千萬行元稹三過讀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丨丨丨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寄崑山玉杜甫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憑客寄去丨遊丨丨來為問家書杜無使來欲問平生丨丨丨杜丨寄歸雁征人去日慇懃囑歸雁來時早寄書樂府寄雙燕袖中有短書願丨丨飛丨江淹雁無情厚祿故人書斷絕北書不至丨丨丨杜燕寄書紫丨丨西飛欲丨丨顧况開緘見面丨丨宛丨諫議丨丨盧仝開緘發封母付書至妻寄衣丨丨丨丨淚痕稀韓吏把封書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丨一丨丨上有皇甫字折書放床頭涕與淚垂泗昏昏還就枕惘

惘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韓愈寄皇甫湜

君寄邊書 征人去年昔遼水夜得邊書字盈紙揮刀就燭裁紅綺結作同心答千里｜｜｜｜書莫絕妾答同心心自結同心再解心不離書字頻看字愁減結成一夜和淚封貯書只在懷袖中莫如書字固難久願學同心長可同長孫佐輔答邊信

瘴海雙魚 ｜｜寄｜｜｜中宵達我居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地說炎蒸極人稱老病餘殷勤報賈傅莫共酒杯踈盧綸夜中得循州趙司馬侍郎書因寄迴使

衡陽歸雁 ｜｜有｜｜他日更傳音山谷

上有加餐食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下有長相憶古詩飲馬長城窟行

下言久離別 孟冬

寒風起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兎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丨丨丨丨丨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古樂府

懷袖且三年　爾有烏折書相招琴溪飲手把尺素書如天落雲錦讀罷向空笑疑君在我前長吟字不滅丨丨丨丨丨李白酬答十五見招

開緘方一笑　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書與我忽飛去鳥去凌紫煙書留綺窻前丨丨丨丨丨乃是故人傳故人深相㝡憶我勞心曲離居在咸陽三見秦草緑置書雙袖間引領不暫閑長望杳難見浮雲横遠山李太白代書答元丹丘

看取北來魚　深慚長者轍重得故人書云云雖無南過雁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杜酬韋韶州寄

忽因西飛禽　丨丨丨丨丨贈我以瓊琚韋應物

有北來鴻　一别今何向三年信不通不因書字倦丨丨丨丨丨陳無已

因人問消息

多問黃居士終年欠一書｜｜｜｜｜有**傳語報平安**使報何如陳無己送楊禁侍兼寄山谷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岑參逢入京使

書來細作行但知家裏人無恙不用｜｜｜｜｜｜一百八盤擕手上至今猶夢繞羊腸黃魯直寄元明

緘題不必看蔣堂侍郎告老姑蘇有僧將遊錢塘求呂濟叔書公作詩乃云告老於君惟掩戶年來無事老江干

吾師莫訝無書去閑慢｜｜｜｜｜青瑣髙議山谷求書得詩

不寄一行書安穩髙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知官達歲晚莫情踈天上多鴻雁人間**不寄**足鯉魚相看過半月｜｜｜｜｜杜甫寄髙詹事

一枝梅章子厚與劉子先嘗有場屋之舊又頗相善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新醞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曰洞霄宮裏一閒人東府西樞舊老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其後契闊十年子厚拜相

亦不通問寄書誚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踈愚唤不迴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丨丨丨丨丨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為
宰屬遂遷户部侍郎
不如一見面 關塞寒雪欲寄音燕雁拂天河鯉沉百書丨丨丨丨丨幾日歸來兩慰心山谷寄叔父夷仲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八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九

宋　謝維新　撰

事為門

投贄

事理發揮　贄之為言至也所以為執以至見之禮也凡贄天子以鬯諸侯以圭卿以羔大夫以鴈士以雉庶人以鶩童子委贄而退婦人椇榛脯脩棗栗皆容禮之常也蓋天子無容禮惟用告神為至故以鬯童子未成人委贄而退者不與為禮也惟婦人無外事故以羞物見而已古人制禮豈無意哉若

夫野外軍中草次之間怱遽之頃既非為禮之處也則不過用時物以相禮非贄也無因而前則起按劍之疑此古人所以以纓拾矢可也雖然貧者不以貨財為禮今之君子或贄以所業亦不可不遇知音而已矣

事類

修贄　｜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如五器卒乃復注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及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為贄以見之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書舜典

執贄　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吾于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于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荀堯問

還贄　見上文

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匹音鶩曲禮 **士贄**｜｜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腒儀禮 **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魚以章物也注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章所執之物以別貴賤左莊二十四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注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鍛脯加薑桂曰脩同前 **童子贄**｜｜委｜而退曲禮 **婦人贄**｜｜之｜棋榛脯脩棗栗同上 **同贄俱見**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注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春秋杜預注 **同贄無別**今男女｜｜是｜｜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左莊二十四 **出疆必載**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贄盂 **庶人不傳**萬章問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盂

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孟

操瑟而往 齊王好竽有求仕于齊者｜｜｜｜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而能使鬼神上下為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于瑟不工于求齊也韓文

抱璞而獻 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獻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為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又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荆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續之以血荆王遣問之于是和隨使獻王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

投梅花賦 劉禹錫上權舍人書曰昔宋廣平之沉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為綉衣直指使者廣平｜以｜｜｜蘇盛稱之自是乃列於文人之目

披芳草詩 樂天未冠以文謁顧況況覩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

不易乃丨卷讀其丨丨丨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嘆曰吾謂斯文遂絶今復得子矣前言戲之耳

閲柏板名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携所業謁之其首篇説樂即捲未甞開卷丨曰且以丨丨為甚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由此丨振詩話

每寄以詩 樂天不為贊皇公所喜丨丨詩文李紳之一篋未甞開

甞投其文 牛僧孺赴舉之秋丨丨贄于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丨丨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僧孺詩曰粉署為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鬬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

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升降百司也于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騶後劉乃戒其子咸久承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汝輩進修以所業贄王沂公曾爲布衣時以中爲上古今詩話

正中有早梅詩其警句云而今未論和羮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大穆云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了作宰相矣｜｜｜｜呂文穆蒙已而果然

上所著書蘇公洵字明允至和嘉祐間歐陽湘山野録文忠公｜其｜｜｜二十二篇韓忠獻復薦之召試

太白上韓荆州書見慕名門唐子西上任舍人院言行録

清翁序薛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士之曳長裾服方領抱書束帶優游于泮宫者數百人英俊豪傑往往輩出有少年書生曰唐某者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碌落落無可稱者一日持一軸書掉三寸舌草衣麻履襤秋登門危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嗟異之再見而禮貌之三見而憐恤之勸戒勤篤教諭款密某

處之而不能自安退而謀之于客曰公于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欲脅肩諂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劍挾匕首有惡聲至者以血濺其襟以是報公可乎客曰是俠客之報也吾將淬文鋒礪詞鍔庶幾起騰奮躍高飛遠舉于天下使天下之人指之曰斯人也出于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之報也某因書以為序

謁見

附 不告謁 不受謁 先容

事為發揮 謁見之禮古也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我心則說君子者其有德有位者歟彼其所以不遠而來自潔以進者豈有他哉蓋惟欲以瞻望道德之光耀親聆仁義之謦欬雷霆其聲瞶日月其晦冥得以自拔于庸人之中是所願也故儀封人以請見孔子為榮而曹交亦以得見

于鄒君為幸夫豈若後世無恥之輩哉炙手于權門搖尾于勢家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汚穢而不知羞觸刑辟而不免于戮辱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故孔子寧不從仕而毋寧喪節于陽貨孟子寧不為鄉而毋寧枉道于諸侯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嗚呼此其賢于人也一等矣

事類願聞命 聞始見于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敵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 注亟數也于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于將命者于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于將命者記少儀

不寧居 子產曰敝邑丨敢丨丨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左襄三十一年

封人請見 儀丨丨丨丨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語三

陽貨欲見 丨丨丨丨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

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孺悲欲見｜｜｜｜孔子孔子
曰來予與爾言語十七辭以疾將命者出戶
取瑟而歌使之齊王就見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
聞之語十七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
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夷之求見墨者｜｜因徐辟
寡人得見乎孟公孫丑而｜｜孟子孟子
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
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
我且直之陳賈請見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子｜｜
文公上曰王無患焉云云賈請見而解之
見孟子公大王肯臨漢韓信為淮陰侯居常鞅鞅羞與
孫丑下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
送迎曰｜｜乃｜｜臣信爵祿不相責以禮
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伍大夫相知同類之遊不以遠
近為故東方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以百騎造
之大｜｜｜｜何必接塵而遊垂髮齊年戕東方朔與

公孫洪書乃幸肯臨將軍｜｜｜｜乃幸左顧子高｜｜｜汪猶言枉況魏其田蚡傳

顧淮南掃門求見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常獨早｜齊相舍人｜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于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漢書憲傳

內謁逕入前翟方進｜｜｜｜汪猶今之通名也

不避寒暑張湯造請諸公｜｜｜｜本傳

不避風雨朱博字子元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時蕭育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本傳

乃彌信宿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世説

曳裾王門鄒陽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任車閭巷漢樓護家居長

安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罷朝欲候護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反雨立閭巷或白主簿語商恨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

求見曹參 魏勃事見前注

往見薛宣 漢朱雲成帝時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復敢言

追至東海 後漢趙咨字文楚東郡人靈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為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謁咨畢辭歸家為時所重如此

嘗詣彭城 後漢書應奉字世叔年二十時||||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于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後

數十年于路見車匠識而呼之裁刺盈車郭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常｜｜本傳造門

叙舊孔融｜李膺｜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獨拜林下後漢龐德公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堂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德公還直入不知何者是客也羅拜

堂下見上文白符在門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門問卿前在鴈門食鴈美乎有頃白王｜｜｜規素聞符名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聞粲在門魏王粲蔡邕見而奇之邕嘗賓客盈坐｜｜｜｜倒屣迎之粲至年

既幼弱容短小一坐盡驚

外有狂生 後漢禰衡字正平孔融愛其才數稱于曹操言衡欲詣操操大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厚衡着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曰丨丨丨丨言語悖逆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如雀鼠直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衡臨發衆人為之祖道乃更相戒曰衡悖虐無禮今因其後至咸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塚卧者為屍屍塚之間能不悲乎

宜先家君 劉驎之尚書質素好道車騎將軍桓冲聞好辟為長史固辭冲嘗到其家驎之于樹條令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先臨丨丨詣丨丨冲愧詣其父

下車公謁 後种拂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各因休沐游戲市里拂出逢之必丨丨丨丨以愧其心約來相見

躡屐問訊 謝遏夏月嘗愛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衣跣出屋外方丨丨丨丨公

曰汝可謂前侶而後恭

人奏一剌 魏王侯淵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文帝聞而詣焉賓客百餘人丨丨丨丨書其鄉里姓名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

君負一剌 孟宗為豫章太守謂倉掾曰丨昔丨太守丨丨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為官資運以剌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吳錄

趨時致損 晉范汪字玄平初為桓溫安西長史溫征蜀還復署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朝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後為安北將軍溫北伐汪以失期免為庶人汪屏居吳郡後至姑熟見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詣已傾身引望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至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丨丨丨丨乃曰亡兒瘞故來視之溫殊望望而止

終日造謁 何思澄天監間整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思澄顧叶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

校定而｜｜｜｜每宿昔作名刺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與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妻護欣然當之投晩還家所賫名刺必盡南史

欲求司馬 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搦園左右問馬君所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聞者罵之曰即｜｜｜｜公何等田奴而稱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別傳

誤通尚書 齊張融欲詣吏部尚書何戢｜｜｜｜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度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行閽者杖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敎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黄門侍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童僕引接折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別顏氏家訓

遺閽者縑 唐潘炎為翰林學士時京兆尹有故候炎累日不得見乃｜｜

丨三百丨炎妻劉知之曰豈有京尹顧一顧見將軍王適見遺以三百縑其危可知也乃勸炎避位

請見祭酒 高士康僃禮丨聞李將軍喜士乃踏門曰天下善士王適丨丨丨丨白事丨朱桃椎與之語不荅睒目而去士康再拜曰丨丨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大治

坐間和氣 謝顒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門外積雪 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丨丨雪深尺餘矣侯仲良語錄

坐上春風 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同上

但視傳舍 東坡在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丨丨丨丨不言而去坡曰豈非以身世為傳舍耶

終不交談 劉元城與人相見丨坐丨肯丨丨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曰人坐久必傾仄久而不傾仄

必貴人也 朱語録

兩及吾門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累于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知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恥以戒貪進躁薄俗也名臣遺事

始緣職事

王沂公公軸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魯簡肅公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為解魯屢諷張見沂公｜｜｜｜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知制誥魯曰無以易張矣沂公曰張公器識德行足以當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滙水燕談

次見如儀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

義問為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為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為恨耶某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為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丨丨監司府官丨常丨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丨丨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于潞公也

謁見抗禮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絶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為相雖微官布衣丨丨皆與之丨丨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效之記聞

見客問事

李昉為相每丨丨必丨三丨民間有何疾苦為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李宗諤

索遊上謁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丨丨丨丨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于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詞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為學

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于學乎孫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東軒

談論逾時 劉忠定公見賓客丨丨丨丨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拜跪有禮 王貽孫字象賢溥之子太祖嘗問趙普丨禮何以男子丨婦人不跪徧問禮官無丨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始拜而不跪普問其所出對曰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以溥藏書萬卷貽孫遍覽之類苑

不造謁亦闕其亡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闕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丨丨丨丨也而往拜之孟滕文公下

不能造朝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丨丨丨丨孟公孫下

未嘗候謁 井丹字大春博學故京師

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書刺｜｜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遁

不耐造請 張敷曰臣性｜｜｜｜｜

不候陳寔 後漢許劭字子將嘗到穎川多長者之遊唯｜｜｜｜

不造陳蕃 又陳蕃喪妻還葬劭獨不往或問之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也

覆刺遺書 後漢高彪嘗從馬融欲問大義融疾不見乃｜｜｜融｜曰聞高風為日久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與一見龍光叙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者周公兄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居華夏猶握沐吐飧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遺人辭謝追請徑去不還

取刺勿通 北齊李元忠初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賢雋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復｜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

入觴再行元忠上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因進從横之策深見嘉納雜俎集

漫刺無遇 禰衡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自荆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丨滅而丨所丨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

不見州尊 劉璋時王商與秦宓書曰貧賤困苦何可終身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荅曰僕騄背乎壠畝之中誦顔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翺翔林澤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于九皋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哉宓傳

不詣京尹 唐韋貫之為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告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

不見刺史 唐王績字元功絳州人刺史崔喜請見答曰奈何坐致嚴君平耶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

為刺史請續講禮荅曰吾不能揖讓邪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不受謁取瑟而歌見前踰垣而避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之閉門不納泄柳||而|||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並孟子滕文公下徒亂人國穰侯謂王稽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耳如見天帝蘇秦曰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見如鬼戰國王難得||||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戰國策不行報謝張禹公卿相造請禹終|||||過而不存吳虞翻年十三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與書曰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不亦宜乎容奇之了不相盼宋闕康之隱居南平昌顏延之等候見散髮被黃布帕席松葉枕白石一塊而卧||||延之等恪嗟而退不敢干也題門作鳳嵇康與呂

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後來值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丨丨上丨丨丨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作鳳字凡鳥也

刻木為人魏常林傳注時苗字德胄為壽春令蔣濟為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丨丨丨丨書曰酒徒蔣濟置之墻下旦夕射之

便鞭門斡桓玄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轝直進忱對立丨丨丨丨為忍俄頃桓溫謀不軌郗超為之謀主謝元怒去之忱亦不留忱傳

安嘗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肝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丨性命丨丨丨其權重當時如此超傳

據床矖髮王導子恬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為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被髮而出丨胡丨于庭中丨丨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還

登牀捧手後魏任城王澄子順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賓

容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丨丨丨丨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謂衆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澄聞之大怒杖順數十

不喜俗交 甫里先生陸龜蒙性丨丨丨與丨人丨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内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席賷一束書茶竈筆床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决去山鹿駭走之不若自作傳

謁見貶秩 唐令狐峘為吉州刺史時齊映觀察江西按部及州峘輕映後出至迎謁頗怏怏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雖不以此黜死我憾映至峘入見從容步進不抹首屬戎器映以為恨摘峘事貶衢州司馬

往見奪官 五代唐趙鳳與于嶠俱在翰林相善鳳後為相嶠以才名出鳳上而不用數非斥時政尤詆鳳鳳銜之因事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醉酒丨丨鳳鳳知其

必不避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于從者直廬而去乃吏白嶠溺于客次且詬鳳鳳以聞明宗丨嶠丨長流

留一絶

蔡文忠公宋大中祥符登進士第為狀元山東人賈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界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丨丨詩丨丨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隨君寵母賢猶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

大書午字

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于門上丨丨丨丨丨而去或問其故荅曰牛不出頭耳此亦昔人題鳳之意避齋閑話

忘見勿訝

文潞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人辨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令沐髮丨丨運判丨丨丨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見德有人先游而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辨龍逢比干

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開忠于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劒相眄之迹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于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于衆多之口秦皇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切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此鮑焦所以憤于世也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于威重之權脅于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于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安有盡信而趨闕下者哉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九